



澳洲华人专业人士俱乐部 (CPCA) 期刊

Chinese Professionals Club of Australia (Melbourne) 主办

--- 第 60 期 ---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出版 (一九九三年创刊)

本期目录

[卷头语及编辑部启示]

彩虹主编 (1)

[俱乐部动态]

2011 年中秋晚会

刘 威 (1)

我们的歌 — 唱在中秋之夜

彩虹沙龙 (5)

音乐之夜 — 彩虹沙龙聚会散记

孙晓文 夏清 (6)

新会员自我介绍

骆 英 (7)

特讯

施 浩 (7)

[讲我们的故事]

感谢你们, CPCA 的朋友们!

胡奚颖 邱彬 (8)

我的摄影爱好点滴

潘仁积 (10)

秋归

曾 一 (13)

[随笔]

越南印象

朱建华 (15)

从 Thalidomide 受害者的故事说开去

王野秋 (20)

程派唱腔艺术欣赏

李朝恩 (23)

那片海

骆 英 (26)

[诗五首]

《秋》

李朝恩 (28)

《夏日·丛林·阳光》, 《追忆外婆, 感悟人生》

王舟夷 (28)

《海边夜宴》及友人和诗

唐文新 (29)

[游记]

看尽野生大象: 游博茨瓦纳乔贝 (Chobe) 国家公园

杨 耘 (30)

小小渔村 天堂模样

骆 英 (31)

秋游丹山

孙晓文 (33)

[投稿规则及编辑部声明]

(35)

[卷头语]

It's us who forms CPCA, and it's CPCA who holds all of us together. 读完彩虹 2011 年第二期, 你一定会更加认同 CPCA 是我们在墨尔本的大家庭, 我们不是兄弟姐妹却胜似兄弟姐妹, 我们分享会员朋友的欢乐和幸福, 我们分担会员朋友的痛苦和困难, 我们互相关心, 彼此鼓励, 同舟共济。

一切详情尽在本期彩虹中, ENJOY READING。

庞加研

《彩虹》主编

编辑部启示

彩虹专辑出版 从 1993 年 CPCA 成立到今天, 我们走过了十八个蹉跎岁月, 内部出版了 60 期彩虹期刊和一期增刊。目前, 我们拥有三百多会员, 每一天都在以各种方式谱写着新一代华人移民的多彩风姿。彩虹经 CPCA 理事会同意, 筹划公开出版专辑, 记录我们作为澳洲新移民的生活, 留住我们的过去, 留住我们的记忆, 留给我们的未来。书名暂定为《墨尔本——我的家》。

编辑部拟邀大家共议有关事宜。有兴趣参与的会员请与编辑部或理事会成员联系。

[俱乐部动态]

2011 年中秋晚会

刘 威

More than 250 CPCA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participated in the 2011 CPCA Moon Festival Party, celebrating Chinese Moon Festival at the Clayton Hall, on Saturday evening, 17th September 2011. Distinguished guests include Mayor of City Mr Greg, Ms Charlotte Baines (Councillor, the Monash City Council), Mr. J.-Y. Lo (Councillor, the Monash City Council), Mr Zhu Minglian, Education Division, Consulate-General of Melbourne, PRC and Adam Yuan (Head of Asian Banking, Commonwealth Bank). Mr Hu Peikang was unable to stay longer due to tight schedule in school activity.

The party was preceded by a brief welcome speech of Dr. Wei Liu, President of CPCA 2011. Then, distinguished guests were invited to make a speech. Both Mayor Mr Greg and CR Lo gave their warm wishes to all CPCA members, families and their friends and stated that Monash City Council would provide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s to multi-culture communities in Monash area. Mr Zhu and Mr Yuan also expressed their best wishes to our members in their speech.

The party was followed by a nearly two-hour performance program. This time almost all the programs are designed and performed by CPCA members. All the performers have dedicated hours of their spare time to practise their programs. As always,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our CPCA dance group's beautiful traditional Korean-style dance gave a high standard start of the program. Two little stars, LingAn Zhu and Raymond Zhang, of our CPCA next generation have showed their singing talent. A well-known CPCA magician GuiQin Liu, has given a lesson to the audiences about how to perform a simple magician. During the interval of the program, the winners of 2011 CPCA badminton competition and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have received their medals in the reward ceremony. Xueman Zhu and her partner have kindly teach the audience about healthy and Huankuai Nutbush. Also we also have enjoyed a professional solo performed by Ms Rose. This year we have introduced Guessing Game so that there are more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program. Their unique and talented performance received waves of applause and laugh. At last a magnificent performance by CPCA choir group has put a fantastic ending of the party.

The party was concluded at about 9:45 pm, with many enjoyable and worth-recall memories for all participating CPCA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2011 CPCA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thank those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their efforts to make another very successful Moon Festival party.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performing members who brought enormous joy and happiness to all of us. Special appreciations also go to many members volunteered to stay on to clean up the venue.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thanks to Monash City Council, Xin Jing Shan Coaching School and Commonwealth Bank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to CPCA.

Selected photos from the party and digital photos are available on our face book.





我们的歌 — 唱在中秋之夜

1=E $\frac{4}{4}$

黄凯芹/许建强 曲
CPCA 彩虹沙龙 词

(6 5 5 3 3 2 2 1 | 3 - - - | 6 5 5 3 3 2 2 1 | 2 - - - |

2 2 2 5 3 - | 5 6 3 2 1 - | 6 . 1 2 3 1 2 3 6 | 5 - -) 0 5 5 |

故乡

6 5 5 3 3 2 2 1 | 3 - - 0 5 5 | 6 5 5 3 3 2 2 1 | 2 - - - |

中秋明月悠悠映南国，我们相聚这里一年又一年。
雅拉河畔的乡情友情，珍惜CPCA的姐妹兄弟。

2 2 2 3 5 3 5 | 6 5 3 2 3 - | 1. 2 2 2 1 2 5 6 6 | 5 - - 0 5 5 :|

蓦然回首是一九九三年CPCA牵手你和我。珍惜
今宵手拉手抬头望星空

2. 5 5 6 5 6 3 2 | 1 - - - | 5 5 5 6 1 6 5 3 | 5 - - - |

明月照你我。天涯海角多少风和雨

5 5 5 6 1 6 5 1 2 | 2 - - - | 6 1 2 6 5 0 6 | 5 6 3 2 1 0 1 |

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温暖你我CPCA，相

2 1 2 1 2 3 | 5 - - 0 5 5 :| 1 - - - | 2 2 2 3 5 3 5 |

逢相聚在中秋。珍惜我祝福你快乐

6 5 3 2 3 0 6 | 5 5 6 5 6 3 2 | 1 - - - ||

祝福你快乐，祝福共享天伦乐。

音乐之夜——CPCA 彩虹沙龙聚会散记

孙晓文，夏清

2011 年 9 月

在桃红柳绿墨尔本的早春，九月二日（星期五）晚我们 CPCA 彩虹沙龙在 Kelly（凯丽）家度过了非常愉快的音乐欣赏之夜。大家带来自己收藏的心爱的音乐和朋友们分享，还开了个小型的卡拉 OK 会，唱了不少喜爱的歌曲。

Kelly 的家设计颇为独特，象一个迷宫，有很多的房间，凉台，走廊，小花园和鱼池等。

她准备了很丰富的晚餐，海鲜 Pasta，水果色拉，啤酒饮料，还特意现烤了面包。就着可口的蔬菜浓汤，沾一点美味的开心果面包 dip，再佐以少许橄榄油和 Balsamic 香醋，面包吃起来美味极佳！加上骆英带来的一盘精彩丰富的开餐拼盘，娅苙带来的烧鸡，和夏清带来初次烘烤的美洲山核桃派（大家认为比专业水准还高，她可以开个咖啡店了），大家享受了一顿美餐。

餐后休息时，Kelly 安排了一个有趣的节目。每一个人事先写下一个要求，然后轮流摸彩。娅苙抽到的是很有点难度的，一片哄笑声中，娅苙居然以一个夸张幽默的表演，轻轻松松地过了关。大家都说娅苙今后应该去台上表演，让大家也乐个够。

之后，卡拉 OK 正式开场。大多数的女士们歌喉都很好，唱得也特别有味，从骆英的越剧和黄梅戏到娅苙的京剧，JY 的女高音。Kelly 的特邀嘉宾 Molly 的美妙歌喉，具有专业水准，她唱的粤语歌曲，原汁原味，堪称佳品。曾一和文新的歌声特别宏亮，很有男子的气概！期间，文新演唱时有意无意的跑调，连同他的两个精彩笑话更不时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这厢卡拉 OK 正唱得火爆，Kelly 和夏清在主客厅那边又开辟了新乐场。Kelly 搬出了 II Divo 在巴萨罗纳的现场演唱会，An Evening With Il Divo - Live In Barcelona (2009)。若大家喜欢 Andrea Bocelli, The Three Tenors, 保准也会喜欢 II Divo 的演唱。Kelly 还推荐了歌手 George Michael 以及他的歌曲 “Jesus to a child” 等。文新也播放了他带来的 Felix Mendelssohn 的 “St Paul”，并介绍了有关的圣经故事。接着夏清又请大家欣赏了她所喜欢的 Bob Dylan 的 “Like a Rolling Stone”，Simon & Garfunkel 的 “Scarborough Fair”，以及 Tommy Emmanuel 的吉他音乐。

这一晚，我们尽情交谈，欣赏音乐，欢声歌唱。晓文特作诗为证。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午夜时，大家才依依不舍地道晚安告别。

五绝 《音乐之夜》

其一（藏头诗）

感春花月夜，
激展动人歌。
凯享黄金曲，
丽人醉乐河。

其二

早春花月夜，
处处动人歌。
分享黄金曲，
九人醉乐河

新会员介绍

骆英： 江阴人。1992年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在金陵石化工作四年，然后下海经商至今。

文学艺术的园子是我内心永远的珍爱，一直暖暖地伴我同行。我热爱一切有爱有阳光有美丽的世界，我的灵魂因此而充满美好和对于未来的憧憬。

能够加入 CPCA 是我生命的缘，我会和她一起携手前行，赏阅沿途的风情。即便只能撷取一朵花儿的香，也希望能够留下芬芳在你我心头共同分享。

{编者注} 写得真好，短短几行字，像一条小溪，缓缓地暖暖地沁入人的心扉。这哪儿是在读一个普通的会员介绍啊，好像是在欣赏一首自由诗。

特讯

施 浩

Colin Lu（CPCA会员陆国军和强凤霞的小儿子）作为维省唯一的一名选手，今年被选拔进入澳大利亚奥数代表队，并于7月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举办的第五十二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 -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中为澳洲夺得一枚铜牌。两年前，Colin的哥哥James Lu（以五门Chemistry, English, Specialist Mathemat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ths Methods满分）取得了perfect Enter of 99.95，目前就读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Colin正在忙于VCE。



Colin Lu (5th from left)



Colin Lu (4th from left)

相关报道请见：

1. **Australian Olympiad Teams 2011**, <http://www.amt.edu.au/olteams2011.html>
2. Clean Medal Sweep for Australians at IMO, <http://www.amt.edu.au/imo2011.html>
3. **Colin Lu's IMO results**, http://www.imo-official.org/participant_r.aspx?id=20577
4. "For Colin, it all adds up" Grammar News, Edition No.105 - September 2011, pp. 10, http://www.mgs.vic.edu.au/news/downloads/GN_105_E_2011.pdf
5. "South Melbourne student medalling with maths Olympically" by Sally Spalding, <http://port-philip-leader.whereilive.com.au/news/story/medalling-with-maths-olympically/>, Port Phillip Leader, 8 Aug 2011.

[讲我们的故事]

感谢你们，CPCA 的朋友们！

胡奚颖 邱彬

想写这篇文章很久了。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康复到能来参加 CPCA 的聚会，还不能来和大家面对面地交流畅谈的时候，借《彩虹》向 CPCA 所有帮助过关心过我们的朋友们，问一声好。说一声，“衷心感谢你们，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许久以来的一大心愿。

几年前，墨尔本冬天的一个早晨，一场突然而至的急性病毒感染把邱彬推倒在病床上，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胸部爆炸般压痛，心跳急快，胸部缺氧窒息，人站不起来。被救护车抬送到医院急诊室后，医生观察推敲了一天，诊断为病毒性心包炎，没有特效药，只能靠镇痛药止疼，退烧药降温，然后让邱彬回家休息。

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症状并没有随着休息而恢复，而是日渐加重，反复无常，体重骤降，能买到的镇痛剂基本没有明显效果。三天以后奚颖也被感染病倒，病情接近，勉强还有一点说话的力气。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全家急步进入了几乎失去生活自立能力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持续着，反复着，僵持着，从几天到几周，到几个月，到更长的时间。能看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和特效药，唯一的建议就是好好休息，有危险时就来急诊，等待身体慢慢恢复。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身边的朋友，CPCA 的朋友们和在 CPCA 以外的朋友们给了我们真诚温暖的支持和巨大的帮助。身边的朋友们迅速组织起来帮忙，从关心询问到自发地给我们送饭，帮忙接送我们的儿子的学校晚间和周六必须活动，到牵动了 CPCA 的三位主席（时任主席孙治安，前任主席高大超，和继任主席刘乾初）联手组织了 CPCA 帮忙小组，鼎力支持我们挺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何冀闽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积极帮助我们想办法，给我们信心，并最先和张新泉一起热心全力地多次帮助接送我们的儿子的晚上和周末学校的必须活动。王滇大力相助，在我们生病最初最重的一段日子里，每隔两天就送来自己家做的饭菜，遇到我们的儿子临时学校晚上有事时，马上就帮忙去接回来。让我们非常感动和过意不去。

张庆原和戎戈是我们和朋友们的联络中心。那时我们说不出话来，没有能力和大家联系，她们两个人帮我们转告大家我们的情况，周末过节常来送饭，还组织了一个朋友们自发参加的送饭小组，在那时一个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个周末都有一家朋友送来一餐美味。朋友们自己都很忙，轮到哪家送饭时还专门提前打电话来问我们想吃什么，并总是送上自己的拿手饭菜。对两个病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躺在床上维持生命的人，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是这一生都难忘的。这些朋友们是：

张庆原，黄宇航，王滇，张新泉，何冀闽，刘晓玲，詹隽妮，刘贵民，高大超，刘桂琴，史兵，戎戈，朱立，汪爱群，余华刚，刘乾初，王丽娟，施华，夏克农，王继东，刘菲。

我们的情况也惊动了更多的 CPCA 朋友。当时的 CPCA 主席孙治安打来电话，诚恳地表达了 CPCA 朋友们想帮助我们的心愿，要成立帮忙小组。奚颖听得直流眼泪。在那些日子里，是朋友们的爱心给了我们坚强和信心！在孙治安和其他两位 CPCA 主席高大超，刘乾初的大力组织下，一个帮忙小组成立了，还排了值班表，轮流帮忙接送我们的儿子每周晚上和周六的学校必须活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是：

何冀敏，张新泉，张庆原，刘乾初，高大超，孙治安，朱立，余华刚，王继东。

他们也都是自己工作和家庭中的忙人和顶梁柱，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拿出自己的宝贵时间，甚至放弃了自己家里和工作上的事以及休息时间来努力帮助我们。我们心里的感受难以用语言表达、用感动、感激、深深的不安，都不足以代表我们的心情。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帮助是让我们支撑下去的基础，也是陪伴我们渡过艰辛的巨大支持和动力。在今天，在永远，这曾经的危难之中的温暖和鼎力相助都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

为了能自立生活，我们在慢慢恢复到能用电脑时，开始使用 Online Shopping 购买日常生活食品和物品。为了帮助我们能自己生活，张庆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周末帮我们取回在许记熟食店电话订购的熟食，非常辛苦。戎戈四处打听，最终帮我们找到了能提供送饭服务的刘先生，对我们支撑下去和后面一年多的生活助了关键的一臂之力。在我们还没有能力自己开车去看病的日子，戎戈曾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几次接送奚颖去看病，非常让我们感动。

CPCA 的三位主席（刘乾初，高大超，孙治安）一直给予我们热忱的关心和鼓励。CPCA 的第一任主席刘贵民及夫人詹隽妮得知我们的病情后多次打来电话，从医生的角度帮我们分析病情，送来好吃的。我们的儿子是隽妮儿子的好朋友，在我们病得很重的那些日子里，隽妮，贵民及他们的儿子 Kelvin 常想办法让我们的儿子能去他们那里相聚，并在我们的儿子生病时给予及时地帮助。

汪爱群非常关心我们，常来送饭并送上送自家种的菜、鸡蛋，还帮助我们清理厨房炉具。过年时还送来包子。当她在外面碰到我们的儿子时即主动开车送回来，并热心去帮孩子买校服。

施华总是打电话报来我们儿子的好消息（施华有两个优秀的女儿，常常去领各种竞赛奖，偶尔碰到我们的儿子也榜上有名时会打来报喜电话），让我们在重度的病中得到心理上的一大欣慰。

施浩和舒得明送来拿手的菜，寄来慰问卡和生肖邮票，并帮我们解决与国内家人的联系。

张玲和孙守义寄来慰问卡，送来饭菜，饺子和水果，想得非常周到。

还有许多朋友前来探望，关心询问，伍东扬，李生，夏力戈，金惠清，屠原，张淑云，朱健华，潘仁积，黄静霞，高梅等。远在新加坡的刘秀珍常打电话鼓励并给予指点和中医的康复建议。还有许多故事写不完，许多朋友写来问候卡，以及我们不相识的朋友听说后也出主意，想办法，也许还有没来的及写下来的朋友们的名字。许多 CPCA 以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这里，他们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和真诚的友谊将同样永远地铭刻在我们心里！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全家在这里向所有帮助过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们深深鞠躬，感谢你们！！！！

经过一年多的病情僵持后，我们逐渐能够努力做到自己独立生活而不需要任何帮助了，虽然开始时还很艰难，但是信心增加很多。之后这几年，我们慢慢地能稳定地保持住独立生活的能力。特

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终于能腾出一些精力，花了一些时间把我们病的详细经过和症状，以及能拿到的化验单和其他检验结果写成详细的材料，找了国内的有关专家进一步咨询，并和这里的医生进一步讨论，终于得到了比较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根据专家的建议，这场病最初属急性病毒性感染、波及心脏。从当时和目前的症状分析与重症的慢性疲劳综合症（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比较相符。澳洲有不少人得这种病，但这方面的专科医生很少，为了解决这些病人的看病咨询问题，澳洲政府出资办了一个专业的咨询网站。这个网站与美国和英国的有关这个疲劳综合症的专家联合一起，给出最新信息，以及有关这个病的详细讲解，和建议的康复方法。网址是：<http://www.mecfs.org.au/home>。

按照这个咨询网站的解释，这是一种重度的、复杂的、阻碍人体的大脑、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正常工作的现代病。多数由于急性病毒感染引起，在重症急性期过后转成慢性疲劳综合症。由于急性病毒的侵犯，使得人体的神经系统以及人体细胞恢复疲劳的功能受损。得了这个病的人在重症期间心跳无力，大脑和各个器官处在缺氧状态，导致这种病人在重症期间站不住，说不了话，身体虚弱，日常生活艰难，多数人伴有身体器官及肌肉疼痛，只能卧床维持生命。这些正是我们在病重时的症状和感觉。

这个病恢复的速度慢是因为人体细胞恢复疲劳的能力受损，一个很轻的体力或脑力活动可能需要几天身体才能恢复，这被专家称为延迟疲劳。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持续恢复防止病情反复，专家建议只能在逐渐完成日常必需生活的活动中慢慢让身体重新适应，逐渐增加，不能做耗氧运动。同时因为没有治疗药物，建议从饮食上补充，平衡营养，放松心情，并给出一些具体的康复建议。我们自从用了这些建议后，确实对症，有实际效果。现在我们慢慢恢复到有点精力，可以全面调节饮食，结合适度的日常活动。今年冬天没有大反复，还在逐渐进步。现在虽然还远没有恢复到正常的体力，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希望，会逐步走向那一天。

亲爱的朋友们，在感谢你们的同时也衷心希望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身体，祝福你们拥有健康的身体，盼望我们恢复到能和你们相聚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幸福！

我的摄影爱好点滴

潘仁积

2011 年 11 月

小时候，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除了下棋、打牌、看电影、读小说、玩乐器、集邮等等外，摄影也是其中之一。经过漫长的岁月，许多兴趣爱好已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化而放弃。但摄影爱好却一直保持至今。

很久以前家里就有一架老式的 120 照相机，逢年过节或春暖花开之时，一家人便会带着照相机到公园里游玩拍照。8 岁那年，我在大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拍照。那时玩胶片机与现在玩数码相机最大的不同处在于拍摄花费太高。用传统胶片机拍照，除了要先购买价格不菲的胶卷外，照完后还得冲洗底片、放印照片，故每拍一次照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之一卷胶卷只能拍 12 至 16 张

照片，每一次的暴光，只要有一个拍摄参数没设置准确，那么出来的就是废片。也正因为如此，那时能提供给我实践拍照的机会不是很多。

文革中，由于父母受到迫害，不但精神上十分痛苦，经济收入也急转直下，所以家里出去拍照的机会就少了许多。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少不更事的我爱好摄影的热情。那时我已十多岁，有了一定的动手动脑能力。为了能降低摄影开支，也为了增加乐趣，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二哥决定自己动手洗印照片。于是，我们俩一起参照书上的介绍，到照相器材商店购买了一些必要的器材（当然，出资的任务就只能由我二哥一人承担了），先后做成了一个印相机，一个放大机。试用了一下，还挺好。当时的那份喜悦，真是无法言表。

从那以后，家里拍的所有照片都由我们兄弟俩负责冲洗、印放。每当家里拍了照片，我俩便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搬出土制的设备，拉上窗帘，开始紧张而愉快的工作。尽管每次都会弄得很晚很晚，但第二天便会早早起床，迫不及待地欣赏自己的胜利果实。

1983 年以后，因为改用彩色胶卷的缘故，自己在家洗印照片的历史从此划上了句号。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套自制的土设备，应该还躺在二哥的家里，也不知他后来用过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在自己洗印照片的过程中，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夏天洗印照片的艰苦。因为胶卷、相纸均为感光材料怕见光，所以每次洗印照片时，我们都必须将洗印照片那个房间的门窗用厚布遮得严严实实，以防漏光。上海的夏天不但气温高，湿度也高，更要命的是放大机内的大功率灯泡还要不断产生热量。在那种环境下，就是什么都不干，静待着也够呛，何况我们还得紧张地忙碌。那时普通家庭也不可能有空调，虽说电风扇我们倒有，却又不能开，以免在风扇的作用下底片、相纸乱飞。想想如果现在还要我回过头去这么干的话，别说没有动力，就是身体状况可能也适应不了了。

第二件是给印放好的照片上光。如果印放照片用的是光面纸而不是用绒面纸的话，那么印放好的照片就必须上光，其作用是一方面避免照片干了以后在画面上留下水渍，另一方面也能增添照片的光彩。我们给照片上光的方法，就是将用水清洗干净后的照片（画面一面）贴在一块表面光洁度很高的金属板（上光板）上，然后在照片上盖上一块布，接着用一个橡皮滚筒在布上来回滚动将照片上的水份挤干后，再在布上面加一块平板然后用一些夹子将它们与上光板一起夹紧（以免照片受热不均匀造成画面起花），最后将它们一起加热烘干即可。经此处理后的照片表面会光洁如镜，闪闪发亮。我之所以说对这件事深刻印象，并不是指照片上光本身，而是我们在给照片上光时所用过的两块木板。文革中父母受到冲击，造反派上门抄家时，不但将家中值钱物品抢去，连他们认为是封建糟粕的东西也砸毁撕烂。其中，最无法弥补的损失就是被毁的家谱。我们潘氏这一支，明朝时由河南迁徙到江苏。400 百多年来，先人们每隔 60 年大修一次家谱，从未间断。最后一次编修家谱时，父亲与几个伯伯都还没有成家，因此，那套家谱我祖父的这一房只有一套，由祖父保管。祖父过世后，按规矩，家谱留给了作为长子的大伯。后来不知何故，那套家谱转存到了我父亲手里。从此以后，不管家中遭遇什么样的风风雨雨，父亲总是将这套家谱珍藏着。它们共四册，线装本，用两块材质上好的木板装裱，里面记载着我们潘氏家族 400 多年来每个成员的点点滴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一次抄家时，造反派当着我们的面，将这套家谱撕得粉碎，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愤怒，还有两块装裱家谱的木板。家谱没了，木板没舍得扔，一直留在家中。后来给照片上光时，需要一块压紧照片的板，而那两块装裱家谱的木板正好与上光板一般大小，征得父母同意后，便将它们移作此用。现在想来，真是感慨万千。

印象深刻的第三件事是逛照相器材商店。因为拍照片、洗印照片需要购买材料，所以照相器材商店是我以前最常去也是最爱去光顾的地方之一。那时，上海最大也最出名的照相器材商店是位于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口的冠龙照相器材商店。该店的照相器材琳琅满目，凡是涉及摄影内容的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因为我们家的住处离那儿不远，不管有事没事，我总爱到冠龙去逛逛。可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所致吧，移居墨尔本后，虽然没有冠龙可逛，但直到现在，每当有机会去 Shopping Centre，只要看见有卖照相器材的商店，总会情不自禁地进去看看，一不留神，下个月信用卡帐单上就会多出一些数字来。

喜欢玩摄影的朋友都知道，烧钱就是此道的一个特点。太太在家总是抱怨，说我非但不是专业的摄影师，连业余摄影师也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个摄影爱好者，但时间、金钱却没少花。我得承认，这话一点都不冤枉我。除了镜头及其它一些辅助器材不算，那么多年来光照相机机身先后我就买过 8 架。其中国产海鸥牌两架，Pentax 一架，Canon（佳能）两架，Nikon（尼康）三架。

第一架相机是工作不久买的海鸥旁轴，玩了几年。女儿出生时，正逢学校发了许多奖金，趁机换了架海鸥单反玩玩。90 年单枪匹马出国时，考虑到在国外闯荡不会有闲心玩摄影，所以相机也没带。两年后举家南迁墨尔本，忘了何因又没将那架相机带上（写此文章时又询问了太太，她说我当时是嫌它笨重所以没带，但我记得好像是特意留给内弟把玩地。不管是何原因，那台相机终究无缘踏上澳洲大陆，至今还在上海的家里放着，估计以后也不会再用它拍照了）。想到再玩单反将要面对烧镜头的经济压力，故只能改换门庭，专门在香港买了台尼康的全自动相机。那台相机我十分喜欢，无论是机器的性能还是照片的色彩、锐度、画质都非常好，可以说我现在之所以对尼康情有独衷，全都起因于那台相机。非常可惜的是，后来那台相机给一个朋友借去海外旅行时给弄丢了。为此又买了架性能指标相近的 Pentax 作为替换，可直到用过后才意识到，这两台相机的差别有多大。在往后的几年中，由于工作、生活的种种压力，也没在摄影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将就着使用那台 Pentax。进入 21 世纪后，数码相机崭露头角。2003 年乘回国之机，转道香港买了我的第一架数码相机。当时就曾考虑过买架数码单反（DSLR）玩玩。但那时的 DSLR 像素还比较低，数码图像处理技术也不够成熟，加之 DSLR 的价格太高、性价比太低，因此就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买了一架当时规格还算比较高的佳能 PSA40 数码相机（都说在香港买相机便宜，其实不然，要看在哪儿买。如果是到一些小店买水货的话，确实如此，但如果到大的正规店买行货，一点都不便宜。我是在宾馆服务人员指点下，到香港最大的一家电器行买的，花费港币 2 千 6 百，当时澳元与港币的兑换率为 1: 4.6，故折合成 565 澳元，回到墨尔本后，到店里一看，比在澳洲买还贵）。虽说这台相机的像素只有 2 百万，但功能、画质不错，拍的照片放大到 12 英寸后，图像依然很锐利。后因女儿频频拿此相机出去游玩，影响到了我的使用，又买了台新的佳能。虽然玩了几年佳能的数码，加上前面好多年的 Pentax，但心中仍然无法释怀对尼康的眷恋。2007 年，在仔细比较了所有品牌的拍摄效果后，如愿以偿地买了台尼康的 DSLR D40X（这儿并不是指其它的品牌不好，而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尼康的风格而已）。虽说在尼康的 DSLR 家族中，那还是一台比较低端的机子（价格却一点也不便宜，花费了 1 千 6 百多澳元），但此机各方面的性能指标比之早期的高端 DSLR，已有了相当大的提升，把玩久了，让我爱不释手，陆续拍了好些让我比较喜欢的照片。尼康的拥趸者们自嘲地将尼康相机比喻为“泥坑”，意思是你一旦迷上尼康后，如同人陷入泥坑一般再也拔不出来。就我本身而言，这种比喻真是太贴切了。对画质、效果的不断追求，让我对器材的提升有了进一步的幻想，几年后终于梦想成真，买了一台尼康 DX 格式中最高端的、也是我所拥有的第八架相机 D300。在感谢太太大力支持的同时，我真心地希望能利用这台相机拍出一些好照片，在愉悦自己及家人的同时也能给别人带来一点艺术享受。

与大多数摄影发烧友相比，虽然我在照相器材上面的投入非常有限，但摄影给我业余生活带来的快乐却是无限的。闲暇之余，拿出影集，随便看看其中的一张什么照片就可以是一段往事；出门

游玩之际，带上相机，看到一处好景色，可以不知疲倦地爬山涉水，既饱了眼福，又锻炼了身体；心情烦恼之时，打开电脑，将所拍的照片进行一番后期处理，什么烦恼之事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可以预见的是，今生我都将陷在“泥坑”里挣扎。当某一天退休以后，只要有摄影陪伴着，我想我的老年生活应该不会感到太寂寞。

在本文行将搁笔之际，我想透露一下长期以来一直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愿望：将家里的领导拉下“泥坑”。太太虽说也喜欢欣赏照片，但对参与摄影没什么兴趣。我想如果她也能涉入其中的话，就她来说，一方面对身心健康大有帮助，另一方面也能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对我来说，太太陷入“泥坑”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泥坑”里的“坑友”，以后再想添置设备时，申请经费也容易获得批准。在我的鼓动下，领导现已有些心动，假以时日，相信我的企图能得逞。同时，虽然本人爱好摄影已有些年头，但拍摄水平非常有限，特别是在照片后期处理方面还很欠缺。我希望有同样摄影爱好的朋友大家可以就摄影方面的一些经验、技术进行交流、探讨。不管你用什么品牌、级别的相机、水平如何，也无论你是用 DSLR（数码单反）还是小 DC 甚或传统胶片机，通过互相学习

以共同提高我们的摄影技术水平，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作为抛砖引玉，在此附上几张习作，还望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2009 年 摄于 Arthur's Seat State Park



2009 年 摄于 Wilsons Promontory National Park



2007 年 摄于 Royal Melbourne Botanic Garden

秋 归

曾一

当 2011 年 9 月 14 日晚上 10 点我登上南航飞往广州的时候，想到 9.5 个小时的飞行就有点挠头。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到时候我的生物钟会帮助我规避飞机引擎的噪音，带我进入梦乡。

这趟飞机几乎满载，从言谈举止可以判断其中不乏来澳洲旅游的中国游客和在澳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乘客中仅有寥寥无几少数几个金发碧眼的澳洲人，他们被淹没在众多黑发的乘客中，只起到点缀的效果。由此看来，虽然南航把墨尔本到广州的航班增加到每天两班，依然几乎是座无虚席“生意火爆”，可见国人向外看的欲望有多强！

广州转机还算基本顺利，没有误点，但是折腾了一下。长长的排队等候转机安检让我感觉到这里的效率还有待于提高，加上机场内的温度和湿度都使人不舒服，我觉得浑身上下都在冒汗.....。

第二天上午 10:30 安全抵达成都机场。原本以为成都的温度与墨尔本差不多（20 度），可是取了行李走出大厅，才感觉到闷热的气候。由于在飞机上来不及换装，此时我还穿着长衣裤，但机场外的大部分人都身着 T 恤衫和短裤.....。如果当时有人注视我的穿着，可能判断：“嘿！这个人是否有毛病？”在出租车上我对司机说成都的天气很闷热，他却说这两天气候好多了，温度从 1 周前的 35 度降到了 27 度。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感到一丝庆幸，尽管身上还是觉得发粘。不过我相信，立秋已多时，秋老虎的威彪遁遁指日可待！

为了能尽快住进干净整洁的房子，在出租车上我提前给小区的保洁工小杨打电话预约打扫卫生。说来也怪，我在 15 分钟之内连拨了 2 次电话都没有人接。我心里烦闷，以前一打就通的电话出了什么问题？小杨辞职不干了或者换电话了？如果找不到打扫卫生的人，我就要顶着闷热的天气卷起袖子自己干，那才是一件极度犯难的事啊！

我乘电梯直达公寓房，只见门上贴着一张白色的条子，我凑近仔细看看，原来是小区物业提醒业主缴纳物业费的通知。正好，我可以利用交物业费的机会，打听保洁工小杨的消息，于是我把行李一放好就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接待我的是面熟的工作人员，当办完手续之后，我就旁敲侧击地问保洁工的去向。我说要找 XX，正好物业要通知保洁工“上级要来检查卫生的事宜”，于是该工作人员很快就通过对讲机找来了小杨。待通知完检查的事之后，我将她叫到一边，小声告诉她帮忙打扫卫生（此事属于干私活，不能让物业知道）。因为以前她做过同样的事，明白我的意思。

小杨告诉我，她的手机快没电了，知道有 2 个电话（我打的）也不敢接。她准备中午做完保洁活后再回电话，可我却先找到她了。

当我回到公寓后不到 10 分钟，小杨就带来 5 个保洁工上门来了。她们中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拿着大拖把，还有人拿着扫把和清洁毛巾，一看就是专业队伍。我简单地向她们交代了着重点，然后她们就各自找到地方开始清洁工作。只见她们中有的打扫卫生间；有的擦门窗；有的打扫厨房；有的擦家具；有的拖地；有的打扫凉台，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大约 40 分钟后，原来灰尘遍地的屋子顿时就变得干净整洁，焕发出生活的气息。

傍晚，我收拾屋子停当，下楼到街上去溜达。刚出单元的大门来到小区的空地上时，一阵桂花的清香沁人心田。我抬头望去，只见小区里的金桂、银桂树绿色的叶子上都铺满了细小的花朵。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八月桂花遍地香。”

说来也巧，我返蓉的第 1 天晚上，秋雨就滴滴答答地下了几乎一夜，翌日清晨又恢复到晴朗的天空。从第 2 天晚上到第 3 天中午，又一直在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后几天还要下雨，气温会下降到 20 度左右，真是“一阵秋雨一阵凉，”到时候蓉城的气温和墨尔本相差无异。人算不如天算，这就是成都凉爽的金秋，绽放的“秋桂”迎接着远方的宾朋！

[随笔]

越南·印象

朱建华

一．引子

“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共游一江水，朝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啊，啊，共理想，心相连，友谊的路上红旗飘扬。啊，啊，我们欢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这是一首越南歌曲，曾在上世纪中叶在中国广为传唱。那时的中越关系亲密友好，已故越南国父胡志明主席曾有诗赞道：“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那时我们在课堂上常听到的是英雄的越南人民如何如何勇敢地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帝”抗战的事迹。中小生动辄停课倾巢出动，跟随成人游行队伍振臂高呼：“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那个年代的中小学生对越南这一邻国的熟知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对本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的了解。那时学校给我们灌输的是：越南是英雄伟大的国度，而香港澳门台湾则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等着我们去拯救去解放。何等“豪迈奔放”亢进而又盲目的年代！历史的演绎就是如此作弄人。事实上，这后者三地的人均生活水准在当时就已经超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其经济腾飞的奇迹，与新加坡和南朝鲜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穷人要拯救富人于饥饿贫困危难之中，说起来很有历史使命感，只是过于杞人忧天，显得不那么正经。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公务出差来到越南，踏上这自少年时就已知晓的“英雄的国度”。当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越南首都河内机场时，脑海里便回想起流传于上世纪的这首歌。当然，我只是个年过半百的“海外华人”，可以算为“国际友人”，但不是“中越友谊使者”，更不是“可靠后方”的代表。当我为越南海防当地办公室的年轻越南朋友们用中文唱起这首越南歌时，我看到的是一双双淳朴和信任的眼神。他们亲切而又尊敬地称我为“华叔”。是的，在越南，只要你对人真诚平等，你就会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二．河内入境

河内机场不大，入关前没有任何购物商店和取款机。持澳洲护照可以办理落地签证，但非常麻烦，要排长队。落地签证费为 50 美元。签证最长有效期为三个月。在越南入境签证处，美元是唯一可用的外币，不收受或兑换任何其它外币，也没有刷信用卡一说，若用高额面值美元也不给予找零。请注意，尽管持澳洲护照可以到越南后办理落地签证，但若没有目的地国签证，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不为你办理登机。新航小姐告诉我，若不输入签证号码，他们的计算机的登机程序无法给你打出登机牌。因为我是公务出差，参与在越南海防市辖区内建立一个钨铁合金冶炼厂，事先已有越方公务签证批准信并由有关公司预付签证费，但到越南落地后任然需要在我澳洲护照上贴上越方签证，所以我也加入长队等候。因为寻找照片而延误（记住，在越南落地签证，每次都需要交相片一张），我成了队尾，最后一个递上护照。然后又随长队到另一窗户，等候领取护照和签证。在等候的这段时间内，大家都暂时丧失自己的身份证明，形同于“黑民”。若需要凭有效证件才能领取护照的话，这一大队人马都将举足无措，告天不应，入地无门，哭去吧！好在越南边检官员通情达理，没有差强人意，为难大家。大概是按照护照叠放的顺序办理，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第一个拿到护照和签证，真不好意思，有占他人便宜之嫌。我的新西兰人同事，第一个交，最后一个取。还因为签证信上名字略有误，又多收了他 50 美元。气得他一路上都嘟嘟囔囔，

愤愤不平。看来，“先来后到”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原则，还是会有“时差”的颠倒或例外。河内真是个让人明理懂事的好地方。顺便提一句，当年汪精卫带领一伙汉奸，潜逃出渝卖身投靠日本时，落脚的第一站就是河内。

拿到签证后，还得再排长队过关入境，在刚拿到的签证护照本上盖印。因为多次出差海外，常常习惯性地问候出入境事务官员（Hello; How are you; Have a good day 等等）。每次，澳洲、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印度、南非、法国等国官员均会回报以微笑或问好。相比之下，越南和中国边检官员们要严肃得多。面对来客问候，毫无反应，视若无人，让人觉得他们的“自闭”功夫了得。就不苟言笑这一点来说，两国边检官员的做派倒是十分相像，真不愧是“同志加兄弟”。而且，两国签证纸上的国徽图案及格式相当接近。上了年纪的人，若不带老花镜的话，猛地一看，还真不好辨认。有一次，我还真翻到中国签证一页，当作越南签证递上去，以为能帮他们节省时间，结果可想而知。另外，越南共产党（前称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都是中间斧头镰刀加红底，没有区别（至少我看不出有哪点不同）。是啊，过去多少年，两国在许多事上都是你我不分，越南“前方”要什么，中国“后方”就给什么。党旗通用，并非异想天开。哪天哪家一高兴，在对方境内开个“党代会”什么的，亦非天方夜谭，至少会旗可是现成的嘛。

三．“苗条”之国

越南地处包括老挝和柬埔寨的印度支那半岛上，是该地区“老大”。截止二零零九年，其国家总人口为 85,789,573 人（世界第 13 名），分 59 个省和 5 个直辖市，其国土面积为 329,560 平方公里（世界第 65 名）。有四千多年历史。据历史记载，越南人的族源可上溯到百越民族，越者粤也。在中国，越族被称为京族。今日中国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几乎皆百越族活动的范围。百越族裔分为东瓯、闽越、南越、山越、以及雒越等部落联盟。秦汉时期中原军队逐渐兼并了越人的领地，并向当地殖民，部分越族与迁徙而来的汉族融合，或者迁居到南方至今日的越南一带。在前一世纪至十世纪的大部份时间中，越南是在中原帝国古代各政权的统治之下。九六八年，丁部领统一境内的割据势力而建國，在李朝建立后受大宋帝国承认其主权。在以后不同历史时期，越南成为中国各代皇朝贡国或藩属国。近代又被法国和日本统治过。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及阮朝末代皇帝保大下诏退位后，胡志明创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越战结束南北统一后，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南的通用货币为越南盾和美元。美元可以在各大酒店按市价合法兑换成越南盾，壹美元大约可兑换二万越南盾。市价要比官价高出许多。所以尽可能不要在机场或银行按官价换币。超过一万以上的大面额越南盾纸币，与澳元十分类似，也采用塑料纸和特殊的防伪技术。酒店的越南工作人员告诉我，塑料纸的越南盾就是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印制，然后空运回越南。而所用的小面额越南盾纸币则是早先由中国帮助印制的。越南本国不印制钞票。有时某些纪念品商店亦收取人民币。我到越南来来去去近一年，还真不知道除了机场和银行之外有哪里可以兑换澳元。所以，将来若去越南旅游，最好带上美元，可省去诸多麻烦和损失。

要形容越南，有两字比较贴切：“苗条”。说到这两字，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纤细的越南姑娘。不错，与敦实粗壮的澳洲姑娘相比较，越南姑娘们确实苗条秀丽。然而，这里我们暂且不讲人情，先谈风土。越南的“苗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 国土狭长；2. 街道细窄；3. 民宅扁瘦。翻开世界地图，你会看到越南国土由南到北呈现为一细长条。由最北边与中国接壤的高平省到最南边面临南海的明海省，长约一千五百多公里。而由东向西的宽度不足一百公里，最窄处仅三十七公里。长度和宽度之比约为 40：1。所以说越南国土“苗条”。越南街道都较狭窄，很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州，仅仅能过两三辆车。有的街道甚至只有摩托车能过，有点类似以前北京的小

胡同。因为受街道空间限制，摩托车就成了最合适的代步和运输工具，上班族几乎人人都有。在越南很少见到消防车，估计也是因为街道太窄而根本进不去的缘故。所以说越南街道“苗条”。接下来要讲的便是越南民宅。与越南的国土特征接近，细长或度扁。倒是独门独户的多层建筑，一般至少三层，但长与宽不成比例。长度通常在十到二十米之间，可宽度大都不超过六米，房子扁而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房产税收政策。因为越南土地有限，越南人习惯各家独住，而不愿意住单元房。政府便有硬性规定，超过规定宽度，要征收双倍甚至高倍税，是普通百姓所承担不起的。所以便形成了今天这一民宅特点：度、扁、高。所以说越南的民宅“苗条”。由此可见，越南的的确确是一个“苗条”之国。

越南要比中国晚一小时，没有夏时制。所以，比墨尔本的正常时间晚三小时。而在墨尔本夏时制时，则要晚四个小时。

越南允许双重国籍。不管越南公民加入那一国籍，他们依然保留原有的越南国籍，自由出入无需签证。但越南有一特殊规定，若在越南境内全年工作天数超过 180 天，你的全部收入包括境外收入都必须在越南报税。

四、“鸟语”花香

有人会问，既然“越者粤也”，那么越南语和广东话是否很相似。非也！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大相径庭。当然越南语中确实参入了不少中国字和广东音。在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越南人一直采用汉语书写，越南国父胡志明主席甚至会用汉语赋诗填词。越南的草药铺到现在还用中国字来注明各中成药名。越南语里‘谢谢’的发音也很接近中文字“感恩”。

十三世纪时，越南人发明了本民族文字的喃字并与汉字一起混用，以书面表记本民族语言。直到法属时代，亚历山德罗（Alexandre De Rhodes）和其他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士在 17 世纪发明了罗马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国语字，用以表记越南话，才形成现在的越南语文字。

越南话有六个声调，他们说话时后鼻音运用自如，丝毫不亚于意大利美声和我们中国戏剧所常用到的鼻腔共鸣。所以越南人说话声音变化尤为细腻，跌宕起伏，悠扬顿挫，宛如林中之鸟在歌唱诉情。因而常被人们戏谑为“鸟语”。而我们的汉语，若以普通话为例，只有四个声调，即“平、上、去、入”。自然，语音的变化就有所限制。就好比音乐作曲中涉及到的“七音律（1 2 3 4 5 6 7）”和“五音律（1 2 3 5 6）”，后者比前者少了两个半音（4 和 7），则曲子变化就会相对单调有限。我们的大秧歌调和歌曲“天涯歌女”便是应用“五音律”的典范。当然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易学易记。年纪大的人，要学越南话，则十分困难。听力不好，很难辨别如此细微的声调变化。常会张冠李戴，发出的音完全不是你想要表达的字，造成误解。另外，越南语还有一个与我们中文甚至英语的语法有所不同的是总将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张三媳妇”变成了“媳妇张三”，意思也通。但按中文字面理解，似乎丈夫和妻子做了手术互换性别，这就完全篡改了原意。类似日语，越南话也有“敬体”和“简体”之分，要按照不同对象和场合说话，很累吧？！我自知之明，深知绝无可能学好越语，故而从头便敬而远之。

我的上司，一位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刚开始则信心十足，一定要学会越南话。最近也没了动静，好像是知难而退了。由于得天独厚的语言天赋，越南人说中国话可是说得相当纯正，令人惊讶。从我公司当地雇员到酒店的服务人员，凡会说汉语普通话的，都能字正腔圆，要比我们有些来自偏远地区人士的发音还标准。

我们常将西方人称之为“鬼佬”，英语自然便是“鬼话”之一。我们华人自己毫无疑问当然是人，那华人说得话肯定得是“人言”。“鬼话”、“人言”和“鸟语”，便构成了五彩斑斓的语音世界。再加上花香阵阵，恍入仙境，怎能不让人乐不思蜀，流连忘返呢？

五．“人情世故”

战争造就勇士，勇士只会打架，不懂他事。清晨八、九点，正值我们这里上班高峰，在我从酒店步行去办公室上班的路上，就能看到沿街围坐着一堆堆人。中老年男士为多，围着小桌，坐在用几层塑料泡沫板扎起来制成的小凳上。桌上鲜有小菜，常见酒茶。吃喝聊天，他们由此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日复一日，除了下雨，几乎天天如此！战争铸就了他们特定的生活轨道，请不要打扰他们现在的平静和安宁，也不要假惺惺地惋惜他们目前生活的清贫。但是，绝不要再给他们的后代带去战争。许多战争伸张的绝不是正义，而是血腥和杀戮！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是病态和疯狂！除了生灵涂炭外毫无所得。记住，制止战争不让悲剧重演是我们人类的良知和长期的责任。“和为贵”、“和为本”、“和为先”。当今世界什么都少，就是不少战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和谐。我们的工厂雇佣了两位越南退伍军人。每次当我们坐车出入大门时，他们就必恭必敬地举手向我们致以标准的越南军礼。据越南翻译告诉我们，所招来的操作工人中，也有一些越南退伍军人。但愿他们的余生，再也不必上战场，永远摆脱战场的血雨腥风。

战后越南恢复和平，回归大家庭的传统，人口一下剧增。三四十岁以下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由此，国家亦显年轻，充满活力。白天，街上到处是穿着花枝招展年轻艳丽的姑娘和英俊潇洒精力旺盛的小伙，骑着摩托车穿街游巷。夜幕下，一对对情侣牵手搂腰，在公园街角卿卿我我，展示人间真情良缘，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由衷地为他（她）们祝福。越南姑娘结婚较早，通常二十一、二岁就已成为母亲。据说在越南北方，还有一特别风俗。新娘在结婚前夜，会再和以前相爱过的男友约会，以做婚前的最后了断，从此一心一意作他人贤妻良母，再不来往。看来，越南姑娘要比我们中国女孩更通情达理，更善于人性化办事。所以因婚变和情移所致的矛盾激化甚至大打出手，在越南极少闻见。

越南曾被人划分为二，即社会主义的北方和资本主义的南方。我曾就南北方有何区别一事专门请教过办公室当地雇员。除了南北两方说话口音略有不同外，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差别。越南南方青年人更享受“月光族”生活，好吃好喝，不太在意储蓄。因为南方工作机会多，南北统一后，有不少北方青年移民南方定居。相对来说，越南北方青年更传统。注意节约储蓄，然后购置大件如摩托车。

由于起步较晚，越南有钱人和高级官员还没有形成打高尔夫球的时尚。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很热衷于打网球。所以网球协会在越南就是富人俱乐部。要认识重要高级官员和新贵，加入网球协会便是捷径。为此，我们还专门花了六万澳元，在厂区内建成一网球场。除了自己人锻炼外，主要就是通过打网球来结交当地名流或要人，换言之，就是用网球“攻”关。不言自明，越南也有腐败，但不在本文话题之内。

越南深受中国传统影响。也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当然自中国传入。但在越南的十二生肖里没有兔，却有猫。卯年对应的不是兔年，而是猫年。“卯兔”的“卯”字读音与“猫”相似，因而兔年在越南就变成了猫年。也有说是生肖被引入越南时，越南还没有兔这种动物，故而使用猫代替。另外越南的丑年指的是水牛。

越南人善良，团结，不势利。当来自中国的工厂施工团队有人工伤，附近村民，不管是否认识，都纷纷专程前来视探慰问，送花送食。让置身他乡异国的中国伤员工人感到人间温暖，激动不已。我生日那天，所住酒店专门送给我鲜花和生日大蛋糕，让我受宠若惊，语无伦次，不知如何表达谢意。更令我感动的是，在我生日那一天，从总经理到清洁工，凡在酒店里遇见我时第一句话就是：“生日快乐”，让我惊喜不已。最近一次出差去越，海防市政府秘书长（地位仅在该市书记和市长之下，相当于我们的付市长）的家宴恰好与我们的晚餐同厅，他便和普通人一样，大大方方地到我们桌前碰杯敬酒。还邀请我们认识其家人，加入他们的卡拉 OK，我也被邀请展喉放歌。可能与我们喝得痛快唱得高兴，分手时他和我反复握手，似同好友，还特意将其名片送我。礼尚往来，我也理应需要回赠名片给他，摸尽口袋，那天居然装得都是别人的名片，十分尴尬。好在官大见多识广不见怪。说实在，只要你真诚，越南人并不难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势利，不像在中国，仅仅因为你的穿着和衣料质地或者汽车不够高档，而被鄙视拒之门外。国内有些高官名人稍稍出名，便自视高人一等，岂容高攀？人啊，来到这世上时都是光着屁股赤条条，何必端着架子，你累不累？

六. 中越对比

越南现况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仍在经济飞腾的起步阶段。人均收入才仅仅一千多美元，而无法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的牵引车相提并论。若要论及现阶段两国的发展速度，用“龟兔赛跑”来形容的话，并不为过。但是，别忘了“龟兔赛跑”的最后胜者是后来居上的乌龟，而不是骄横自大的兔子。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方面，越南已经走在了前面。例如，越南实现了全民全额选举国会代表。尽管实际意义或效果有限，但同样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越南的国家政治改革已经迈开第一步。还有，越南政府和人民重视教育，肯在全民教育上下本钱。我们办公室的当地雇员在下了班后，不是去这个夜校学外语，就是去那个夜校补课程。在越南，无论走到那一地方，你所看到的最好最漂亮的像样建筑，基本都属于学校，而不是政府大楼。这正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体现了他们重视教育以提高全民素质的远见卓识和高屋建瓴。

回过头来看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豪华气派的大楼肯定是政府官邸或衙门。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模仿起美国白宫大兴土木。而对该地区破烂陈旧不堪的学校建筑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迟发欠发教师工资的事时有发生。十年成树，百年育人。文革十年再加上全民经商，已经耽误了几代人的道德教育。以至于出现开车撞上人后，为逃避肇事责任，干脆用刀捅死伤者的骇人听闻之事。任何不重视教育没有教养的民族是不会有明天的。说起中国的 GDP（国民生产总值），在清朝晚期亦曾居世界前列，结果怎样？照样被挨打被侵占被瓜分。是的，今非昔比，中国已经富裕、强大、牛气，在当今世界上是个经济巨人。然而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社会等级森严，是非标准缺乏，假、大、空、骗，畅通无阻，已使当今社会伦理严重退化丧失，将会在国家或民族层面上成为道德上的侏儒。

越南与中国一样，都面临一个棘手问题，人多地少。但在越南，农耕地被侵占他用这一问题似乎更趋突出。因为不仅仅牵涉到平田建厂被工业占有，越南人可以在自耕田里修坟也是个大问题。来到越南，你可以看到许多孤零零的坟墓，散落在田里，并不集中在一个坟场或公墓园，加上越南农村至今还保留土葬，由此造成了对土地尤其是可耕地的巨大浪费。相比之下，中国实行强制性的火葬和集中下葬则是更为明智妥善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队没出息，一到关键时刻，肯定掉链子。可你知道一个十三亿的泱泱大国，现今中国登记注册的足球运动员仅仅只有八千人。再好的中外足球教练，也将一筹莫展，回天无力。因为实在太缺乏群众基础，捉襟见绌，没有挑选运动员的余地。足球怎么可能上得去！对比

之下，越南有五万人注册，日本为五十万，法国为一百四十六万。也就是说，中国从事足球运动的注册运动员人数不到越南的百分之二十。建立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的中国足球队要不输球那才叫怪事。刚看到来自中国的一条体育报道，北京地坛小学由五六年级学生组成的学校足球队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小学由三四年级的学生组成的足球队比赛。全场比赛结果竟是零比十五，俄小学低年级学生大胜中方高年级学生。还要不要脸呀！再不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眼睛只盯着几块金牌，如此下去，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倒退只是迟早的事。中国女排、女足不就是个例子吗！

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动机”。当然，无论就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越南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但是越南人正在默默地奋起直追。历史上，中国曾因固步自封盲目自大而被后来居上的东邻小国日本欺辱割地。历史从来不会中断，历史的惩罚总是不断地降临到那些不长记性的人的脑袋上。遗憾地是，人类社会里有太多不长记性的人。

七. 尾语

越南，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翻阅过的一本书，如今，她又是我登门入室“翻箱倒柜”搜寻的万花筒。她神奇而又实在，她如梦而又清晰，她婀娜而又不羁，她美艳而又自怜，她乖小而又显眼，她近邻而又隔世，她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历史长卷，仍在续写……

从 Thalidomide 受害者的故事说开去

王野秋 2011 年 11 月

2011 年六七月间，在墨尔本的当地电视广播和报纸都报道了一件法律诉讼案，起因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孕妇服用早孕反应镇静剂 thalidomide，其副作用致使新生儿肢体畸形。1962 年 3 月 2 日在 Box Hill Hospital 出生的没有四肢的女婴 Lynette Rowe 就是这个受害者。她在父母和家人的关怀爱护下过着几乎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她曾在 Burwood 上幼稚园，在 Balwyn 的 Yooralla 上了十一年级，定期去 Knox Combined Industries 已有三十一年了。Rowe 一家住在 Nunawading，父母照顾了 Lynette 日常生活起居近半个世纪，目前父母年龄已近八十，体力上已不便再承担照顾她的任务，所以想要通过法律诉讼拿到一笔钱来保证她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没有了父母的亲自照顾而有所改变。

Thalidomide 这个案例，Herald Sun 报纸不是像其他报纸一样只报道一个冷冰冰的法律诉讼案，而是从人性与关爱的角度报道了一个残疾人如何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过着如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看了令人感动。这样一个人能存活到今天真的是个奇迹，我不能不感叹澳洲完善的福利制度，Lynette 生活在墨尔本这个环境优美设施方便人人崇尚平和安逸的地方。而在半个世纪后还能够“讨债有主”，真的是又一个奇迹，不能不感叹西方体制下国家政府担当责任对企业的保护和规范企业的规范管理。

我的大儿子刚刚开始读大学法律与工程，我与他就这一案例好好讨论了一番，探讨了这个诉讼案在半个世纪后提请诉讼的合理性和胜诉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个诉讼今天能被提出来有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一是该药的受害者能在半个世纪后还活着，二是负责生产该药的公司或机构半个世纪后还在运营。

回顾这个案例真让人触目惊心！

1954 年，thalidomide 首次在德国被合成。

1956 年 11 月到 1957 年 10 月，该药作为非处方药进入市场， 它被用于早孕反应镇静剂。

1956 年 12 月， 由于 thalidomide 造成耳损伤的第一个婴儿出生 (*Dr. Widukind Lenz, a lecture given at the 1992 UNITH Congress*)。

1961 年 12 月，澳大利亚的妇科医生 Dr. McBride 在悉尼 the Lancet 报上发了一篇短信，怀疑 thalidomide 是造成皇冠街妇儿医院三个婴儿肢体不全的祸首。

1961 年 11 月底 thalidomide 在德国被收回。

1962 年 9 月，thalidomide 在日本被收回。

1961 年 12 月，第一起诉状德国公司 Chemie Gruenenthal 的起诉状到公共法庭。

1968 年 5 月 27 日，对该公司七个人的法律公诉开庭。该案指控他们没有经过合理的检测就把可能给人体造成不可接受伤害的药物销售到市场， 他们也没有提供此药的副作用说明，还企图隐瞒信息。

1970 年 12 月 18 日，法庭结案， 既没判有罪也没判无罪。 因为当年四月原告与被告庭外和解达成协议， Chemie Gruenenthal 公司同意拿出一个亿德国马克来赔偿 thalidomide 受害者。

法庭发表了一个对将来方向的声明，权衡了对整个惨案的评估，确认 thalidomide 毫无疑问是造成胎儿畸形，同时也强调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整个制药体系中的研发过程，宣传推广方式，销售渠道， 立法监督管理， 医生和病患的观念； 而不是就由于疏忽或委托代理发生的错误，这些可能在任何一个制药公司都会发生的事，只找到和惩处几个替罪羊。

1971 年 12 月 17 日政府接管了赔偿法案，成立了基金委员会。 到 1991 年 12 月止，共付出了五亿三千八百万德国马克。得到德国赔偿方案的 thalidomide 受害者有 2866 人。

在 1958 至 1962 年间在全球 48 个国家出生了约一万两千个 thalidomide 畸形婴儿。 百分之四十的 thalidomide 受害者在他们一岁前就死了。

1994 至 1995 年间，报道了 thalidomide 父亲的惨剧，在英国有六个 thalidomide 致残父亲生出的婴儿也是畸形， 其中两个畸形婴儿竟有与父亲一模一样的肢体残疾 (the British Sunday Mirror of July 3 1994)。 Dr. McBride 呼吁医生注意第二代 thalidomide 受害者并及时报告案例的数量， 他说和英国一样， 第二代 thalidomide 受害者在德国，日本和玻利维亚都有 (Thalidomide horrors show up in the children of victims', Gold Coast Bulletin, Australia, April 26, 1995.)。

后来还有研究报道， 该化合物是两种手性（镜像）异构体的混合物， 有人认为一种结构是有药效的而另一种结构是带来副作用的。 研究发现这种异构体在人体生理环境里相互转换， 就是说即使人为地把单一结构有疗效异构体给病人服用后， 在病人的身体里还是会转化出对人体有害的异构体。 (Franks ME, Macpherson GR, Figg WD. Thalidomide. The Lancet 2004; 363:1802-1811) .

这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德国制造的药物引发的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的惨案， 极大地影响了制药行业， 人们认识到新一代合成药既有疗效作用， 也存在潜在的风险性。 于是， 许多国家在六， 七十年代分别制定了产品注册的法规， 条例和指导原则。 随着制药工业趋向国际化并寻找新的全球市场， 各国药品注册的技术要求不同， 以至使制药行业要在国际市场销售一个药品， 需要长时间和昂贵的多次重复试验和重复申报， 导致新药研究和开发的费用逐年提高， 医疗费用也逐年上升。 为了降低药价并使新药能早日用于治疗病人， 各国政府纷纷将新药申报技术要求的合理化和一致化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美，日，欧开始了双边对话， 并于 1990 年成立

了“人用药物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I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2008 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新药的开发与研制的高成本与高费用更令人望而却步，一方面业内人士更多地把目标转向现有药物的仿制，在配方改良制剂上下功夫，缩短了从研发到市场化的时间，也减少了前期投入。另一方面欧美各大制药公司纷纷转产外包，迎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从局部利益来讲，人口少的发达地区因为市场小劳动力造价高，会损失就业机会。生产厂设在人口众多的地区其市场前景大，劳动力成本也低，如果这样可以降低制药成本，让不同地区的人在需要时能及时用上特效新药，也不见得是坏事。比如，一个原发公司（澳洲），在进行到临床一期或二期后，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市场将注册权外包给当地（日本，美国，中国，印度等）有实力的制药厂，全权委托当地企业进行三期和四期临床试验，申请注册，市场营销，盈利的一部分付给原发公司专利费。这样既可以减低成本又可以使新药尽早为公众服用。这样新药研发的费用分担，资讯共享，利益也均沾。

刚刚提到，新药的研发战线太长，制药公司把目标转向现有药物的配方制剂的改良上，尤其是专利已过期的特效药，近期又有人开始在 Thalidomide 身上做文章，大肆宣传它对癌症的疗效。试想该药用于治疗血癌，现在病患越来越年轻化，即使该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癌变，但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年轻病患的生长发育，还有可能影响病患的下一代致畸，那么这个药值得用吗？这是伦理方面的问题。或许半个世纪前的惨剧旧事重提，提醒人们别忘了该药的副作用，用药时要考虑再三。

大家都知道澳洲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残疾人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照顾，政府资助帮助残疾人安装特殊的设施，例如专用轮椅和改装专用车，改装费用常常是新车价格的一倍还多。政府也给他们提供服务人员到家里，还有协助他们出外。令我感动的是这家人并没有把 Lynette 完全交给社会，父亲与母亲亲手照顾着她长达半个世纪，在这期间也不全是处于友善的环境，比如，在超市，曾经有一个小男孩跟着 Lynette 的轮椅不停对她说些粗鲁的话，直到她姐姐忍无可忍对那男孩说：“你要是再不闭嘴，小心我爸爸把你的四肢砍下来，你就会像她一样”！那男孩就再不敢找她麻烦了。家人也听到旁人议论她：“这样的人就应该给一针安乐死算了”！当然，他们总是看到好的一面，乐观的面对现实。我想这也正是 Lynette 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耳闻目睹了电视，报纸和网络上有有关的报道，结合我这些年在制药公司的工作经历，我产生了许多感想，联想，设想，感动，触动与心动。能够借给彩虹写文章的机会聊以宣泄我的胸臆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的事。但到真的动笔写的时刻，我立刻感到很难写，感到内容很沉重，中间几度停滞下来，几乎写不下去。想到这个幸存者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又有极大的冲动要与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和我从中获得的几点感悟：

第一，“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都有它的毒副作用，一种药没有说明副作用并不等于它没副作用，只是它的副作用没有人（亲自，或出金钱请人）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记录并分享给大众，所以，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生命是可贵的，要珍惜生命，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每天每一刻平平常常的时光。在遇到困难和低潮时要想得开，一切都会过去；得到财富荣誉也不要太在意，得意忘形；生命的存在只是一个过程，无论好坏高低，都要好好经历和享受这个过程。

第二，珍惜自然生长的五谷杂粮水果蔬菜，这些是我们维持健康生活美好生命的基础。

第三，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使异地和太空不再遥远；网络和通讯快速的占据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快速的资讯传输。这些发展有时会伤害地区的局部利益，但它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方面。（比如，欧元区的成立就是为了避免美元经济

带来的全球化，可是看看现在欧元区的经济状况，在 20G 首脑峰会之前，各界舆论大肆宣扬希望中国来拯救欧洲经济，他们就不想想一个世纪前八国联军抢掠中国国宝的历史？中国救市也不见得就一定要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拿出大笔的现金资助，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不是轻易得来的，是千千万万的劳工在密集加工车间里辛苦劳作聚集成的。这是题外话。）

第四，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人类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技术和资讯也需要共享，这是一对矛盾体。如何在尊重知识产权和维护正当利益的同时又能让全人类享受新知识和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福利，又可以让人们及时了解负面的资讯，以利扬长避短，这不仅仅是各国和国际协调职能管理部门（比如：ICH）面对的难题。（我们不愿有更多的遗憾和惨剧发生，比如：中国的琉璃瓦等古代工匠创造的工艺技术已经失传，这是对经验技术知识产权的过分保护不外传的结果。而 Thalidomide 在上市初期隐瞒负面的医生报告，封锁资讯，误导了世界各地不明真相的医生和病人，造成了大量的畸形婴儿相继出生。）

好多道理说起来很容易也很明白，但做得到是很难的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是要怀着好的希望往好的方向努力，以我们每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尽自己的职责努力做有益于社会和个人的人事。

程派唱腔艺术欣赏

李朝恩

在京剧旦行中，程砚秋大师的程派无疑是目前最具影响、传人口众的流派之一，专业和业余都不乏优秀的后继人才，深受观众的青睐，显示出程派艺术强劲的生命力。在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中程派的“唱”排第一位。因此，程派艺术的欣赏对于观众来说有很深的学问。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这话近于谑，可还真无法否认。只要听程入瘾，就非此不可，若再去听别人唱的青衣，便觉淡而无味。所以，后来喜欢程的听众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

1. 派中有派

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做三水袖。”程砚秋的嗓子外显柔和，内敛锋芒，加上标新立异的唱法，唱起来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寻味的是《玉堂春》一剧，他柳眉入鬓，凤眼传神。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唯其独有。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听来惊心动魄。化装也别致，身着红色罪衣罪裙，脸似鹅蛋，眼皮上一层黛绿涂得停匀，妩媚中带出青楼女子的憔悴和满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强调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着一桩花案里的风情。这样，程氏《玉堂春》的格调上就比其他艺人高出了许多。程砚秋身材高大，观众初见，都暗自吃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旦呀！”但等演过了一阵，被他的各种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会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简淡蕴藉，洒脱雅致。程砚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论起他的化装，至今是个谜。因为程砚秋最不乐意让人家看他的化装。除非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知交。他的化装室也只有负责化装的人和他的太太果素瑛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人一概“挡驾”。看过程砚秋戏的人都知道，他在台上的最动人之处，就是那一双眼睛了。好多人都琢磨：他在眼

睛是怎么画的？有人说，他的眼皮是用毛笔粘着碾碎了的炭精勾画出来，然后再涂上胭脂。程砚秋舞台上那飞若流丹、澄如秋水的眼神，就来自这黑红相间的奇妙勾画之中。

在京剧各大派中程派是最独具特色的一个派别，那就是派中有派，五彩纷呈。因此有人说，只有程砚秋唱的最不像“程派”。乍听之下，让人很有些摸不着头脑。所谓程派，不就是指的程砚秋先生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方法么，怎么创立者反倒不像他自己了？那是因为他的派在流传中有了某些变化，与原派产生了距离。把这种变化说成是大师“不像”，属于梨园行常用的拐弯抹角的调侃方式。

可是在传唱过程中，确也有某些现象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四声一袖”：首先是“男声”，程派嗓音沉郁（也有人称之为“鬼音”），独树一帜，有的后学即在闷声中追求横宽，直至女子演唱女性，反唱出了男性的声音；其次是“气声”，程派极讲究用气，内敛而饱满，以气行腔，“音断意不断”，有些表面模仿，不得要领，便造成气息不匀，吞吐痕迹明显；再次是“顿声”，程派的拖腔、大腔非常出名，幽咽婉转而又刚柔相济，也有唱者为追求剧场效果，就在转折和小腔的顿挫上着力，显得生硬、造作；还有就是“颤声”，不知是出于装饰还是省力，演唱中不时添加程派原本没有的美声唱法的颤音，听来虚浮轻飘很不协调。如此“四声”，对照程派演唱的原版听一听，差异分明，叫程砚秋先生如何能“像”呢！“一袖”则牵扯到做工。程派的水袖有口皆碑，多姿多彩，美不胜收，成为表现剧情和人物心态的极为突出的艺术手段。也有的学者不从青衣身段的特点和特定戏剧情境出发，动辄挥舞如花，因其炫耀而远离了程派神韵。只要看一下程先生留下的电影《荒山泪》，看那水袖运用与戏情戏理的吻合，与神态和身段的浑然一体，只觉不见技巧，似若手臂的自然延伸，就能够发现两者是怎样的“不像”了。

学者刘连群先生说过，像与不像，是流派传承方面的老问题了。开宗立派的大师们历来主张“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反对后人死学，依样画葫芦，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学艺到一定阶段，随着眼界的开阔、营养的丰富，逐步形成自我的艺术理解和审美追求，应该有所变化，有所创造，是前人成功的正确之路。但这和上面所说的“不像”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停留在表面模仿，抓住某个特点尽意夸大，不计其余，实际上采取的是漫画方式，又无法体现真髓，只能说是学出了毛病，走歪了路子，客观上则造成了前辈创立的美妙精深的流派艺术的扭曲。

2. 学艺之难

程派的发展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变化是于程先生的个人成长环境及性格有关的。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京剧男旦，专工花旦、刀马旦）门下学艺。从前学戏和学徒差不多，先与师父立下字据，言明几年期满，学艺期间的食宿问题，以及满师后给老师义演若干年作为报酬条件等等。程砚秋所立字据是以八年为期。八年期间由荣家供给食宿，但演戏的收入归老师收取。满师后还须继续效力二年，即在两年之内，全部戏份（即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师。程砚秋学戏很苦！边学边唱边挨打，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做，当听差使唤，无异于童仆。荣蝶仙脾气又坏，稍有不欢即举鞭就打，常常无端拿他出气。程砚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饭，学戏的时间很少，有时整天也不说戏。那时荣蝶仙穿的是布袜，清晨起来，程砚秋要把袜子捧到他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沾着煤渣或灰土，冬天还有冻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递袜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搁在白布上，再捧给荣蝶仙。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程砚秋出师以前，师父终于把他的腿打伤，留下很大的血疙瘩。成名后的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术才把两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学艺的八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故程砚秋很早立志发誓，将来有了孩子决不让他们学艺唱戏。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砚秋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因为营养不佳，情绪一直也比较抑郁。师傅认为这个孩子不宜于学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轻女性，性格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让他专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工繁重，动作稳重）。荣蝶仙还发现这个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倩，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后来程砚秋把嗓子唱坏，提前“倒仓”了。惜才的罗瘿公欲为其赎身，可荣蝶仙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徒弟前程远大，来日收获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绝。罗瘿公运用各方关系疏通赔偿荣蝶仙700大洋的损失费，把程砚秋接出了荣家。荣蝶仙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同意废弃合同。这样，未满8年的程砚秋，提前出师了。

程砚秋家境贫寒，住天桥的“穷汉市”。学徒期间他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出师，除了每天挎着小柳条筐上街买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门里关帝庙烧香求儿子早日出师挣钱。难怪程砚秋刚离开荣家，便请一个姓徐的伙计到家中报喜，说：“罗先生给您儿子出了师了，以后的日子就慢慢好过啦！”从这一刻起，他的母亲才结束了每日烧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程砚秋一家人搬离了条件很差的天桥大市弯齿胡同，住到了相对比较好的北芦草园9号。一心进取的程砚秋获得自由后，即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所以，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他的另一个老师是通天教主王瑶卿。据说，王瑶卿最初并不怎么看重程砚秋，后来终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程砚秋踏进古珥轩（王瑶卿寓所之别称）学戏。王瑶卿依据他的别样秉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砚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调奇异，虚无缥缈，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可谓变幻莫测。

3. 兰菊之争

程砚秋虽有人扶持，但事业上却立足未稳，而那时的梅兰芳已是红人，自领一军。民国8年（1919年），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每晚的演出，梅兰芳的戏都放在后面。这样程砚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出戏或兼饰仙女等杂角的机会。拜师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剧目。陪演就是观摩，程砚秋深受启发。

程砚秋曾拜梅兰芳为师，亦受关照和提携，于是行内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程腔之中，骨子里多为梅腔。如不深加体会，一时不易察觉。因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劲，已经脱胎换骨，难以辨认了。程砚秋学艺可比梅兰芳苦多了，他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也无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间彼此颀颀，关系就颇为微妙了。

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依。1918年，罗瘿公将他的艺名菊依改为艳秋。后来有人说这个更名涵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而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罗瘿公的这两句话是说准了。非但说准了，还深知这两大名旦的内心状态。原本烟瘾大酒瘾大牌瘾也大的程砚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说戒烟酒就戒烟酒，说戒打牌就戒打牌，罗认为那是因为程砚秋在艺术上“名誉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兰芳那边，罗瘿公则觉得他人缘太好，其“党徒甚胜”。梅兰芳见程砚秋“气势日旺，自沪归京后颇有引以自强之意。”于是，梅对程“更益敷衍”。

他们的竞争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才趋于明显化。到了1946年底，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了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五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

面对这样的情势，站在程砚秋一边的罗瘿公常常是亲自定下对策，就是：“屡诫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做人圆通之至反不觉其圆通——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四十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在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

4. 程派传人

主要程派传人有新艳秋、章遏云、赵荣琛、王吟秋、李世济、江新蓉、李蔷华等。因为程大师有“不教女徒”的轨矩，许多人只能偷学。再就是各人的天赋不同，几大徒弟各有特点，对后人的影响有异，因而形成了派中有派的局面。

限于篇幅，我只好忍痛割爱。如果大家喜欢，可以以后介绍。

那片海

骆英

HTML 就是那种一推开家门就先望见的让人心境一亮的那片海，满眼蓝莹莹的海水，城市翠绿的植物层层蜿蜒是她的底边，闪闪烁烁的光亮是她欢畅的生命韵律；就是想起家来最先浮出脑海的那片海，随手拿起茶杯就会看一眼窗外的那片海，端起慢慢饮，细细瞅着的却是那清雅有致的海；

就是坐下打开网页候着的一瞬间，也会抬起眼帘去寻觅的那片海，一叶叶的帆似动非动的在海面上闲游，惺忪地晒着太阳，就是周末叠几件衣裳也会心不在焉，目光悠长地去赏阅的那片海，阔绰的游轮在缓缓地驶去，满满的都是梦想吧，靠近天边那一朵朵白云。

HTML 那片海是梦里的朝露，清晨推开窗户目光会细细搜寻她的清新，海水有些暗绿的影子，不象白天那么透彻，似乎还未苏醒的模样，侧耳想听听海水娇嫩的声息，哪里会传这么远，城市的白天总会有些喧嚣，只是心动罢了，亦或是梦里的波涛。午时的海则是壮烈的武士，敞开胸怀笑纳八面来风，或乌云翻滚海浪汹涌，或碧空万顷风平浪静，唯有海阔无边。黄昏的那片海是温馨的，殷红的夕阳缓缓落入海水，天海相连，霞光掠过岸边的城市，植物湖水楼宇都晕上了海的影子，连同我和我的家俱，如同温暖裹住了身子，心里落下的是安宁。有时深夜倚在床前，定睛去探寻那片寂静的海，璀璨星空和阑珊灯火交织，勾勒出黑沉沉海的身影，那片神秘让人打心底敬畏，走到阳台上，静默中就能听见起伏的涛声了，远远的，时有时无，期待中从那片黑暗中传来。

HTML 因为那片海，就有了一份心情，morning tea和coffee time不经意间走进生活，一个人时也会停下手中的杂事，天海一色，润润眼睛，淡去疲劳。有时好朋友来阳台小坐，看海看湖以及满眼的葱茏枝叶，宽了彼此的心，暖暖的茶暖暖的心情，于是对生活多了许多满足和感激，一声叹息，总算还好。也因为有了那片海，就有了另一个乡愁，去西澳度假时看见印度洋，心里头好想念那边的太平洋，仔细寻思这些海有什么不同，还有几日才得返回看见我的那片海？偶尔住回原来的宅子，临出门时女儿会大声对着她的窗子说byebye~，我知道她是依恋和她朝夕相伴的那片海呢。

HTML 有歌手唱，你梦里的海是什么颜色？蓝色是不想说，黑色是忧郁.....我傻傻地数着海的颜色，真的说不清呢。极具动感的海，有时硕大的彩色气球在海面漂浮，还有那些造型各异的帆，来来往往的船，想象中水底的鱼群，偶尔快艇在上面疾驰，间或飞机低空划翔，岸边的浓荫下，还有电车在穿梭，远望无声的画面演绎着美妙的精彩，心里在为她配音呢。不同的天气不同的距离，海水本身就是不同的颜色，一层层一抹抹不同的蓝不同的绿，不同的黑和红，还有云朵的影子，瞬间变换着，延伸至天际，看着只会感叹复感叹海水的神奇。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比大海更有魔力呢，海的世界就是我心中的潘多拉，《Avata》在遥远的另一个潘多拉星球上。

HTML 窗外的那片海就象我的家人一样，会是我们时时关注的话题，她还象一颗炫目的明星，我们被罩在她的光环下快乐着，她也会是我们长长的惦念，我可以在煲汤时回眸，与恬静的海水分享一份愉悦，也可以在工作时凝视，与宽容的大海默契一笑，还可以对着她悠悠倾诉，便会有无声的问候和相知传来。沧海桑田，她的心底收藏了那么多的世纪故事，我会因了她的深厚而内心找到依托，经历中凭添许多淡定。我们会共同度过很多时光，记忆悠长，相知如昨。

[诗五首]

《秋》

李朝恩

一位朋友以《秋》为主题写出了那份凄凉和无奈。我感觉太负面，秋天又何尝不是收获的季节呢？于是用他的韵和结构写了这首。

西风给残绿抹上金黄
秋菊笑严寒捧出芬芳
腐叶化尘埃空来世上
繁星赶夜路迎接曙光。

《夏日·丛林·阳光》

王舟夷 1988 年 8 月

这首诗写于 23 年前，在音乐中一气呵成的。光阴似箭，想当初我们大家正处于锋芒毕露，充满幻想的青春黄金岁月。比较一下大家现在的追求和心态于二十多年前的自己，一定会感悟不少吧。

（一）

夏日的钟声已经敲响
跟我来
不必担心那雨后的青苔
也不必害怕树荫里的黄昏
这里有丛林
阳光从来没有在这里的任何一角
写过谎言。

（二）

天空释放出菠萝蜜
在一只天鹅洁白的羽毛上
你是否看见
阳光的手指在颤抖
雨
融化了
那一片暮色中的压抑。

（三）

我的眼前
是你那推不开的一瞥
玫瑰从你的瞳孔里走出

放掉手中的鸽子
让我们一同走入
丛林里
写满了整整一个夏天的阳光。

《追忆外婆，感悟人生》

王舟夷 2011 年 10 月

外婆于去年十月深秋在中国去世，享年 95 岁。这首诗从开始酝酿到最后成稿历时几天。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激情和想象力可以一气呵成一首诗了。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悲哀，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成熟吧。

秋风瑟瑟催花落，明月幽幽映泪淌。
人生到头皆为空，纵有金山与银海。
春雨绵绵润我心，雨后彩虹万物醒。
人生纵然太苦短，沿途风光却无限。

《海边夜宴》 — 纪 2011 八月（辛卯年）

Donavons 聚会 唐文欣

注明：没有考虑押韵等规范，不讲押韵，只求言境。过去的诗歌词是常用来唱，通常和古代语言发音有关，所以尤其注重韵律。到如今普通话白话文之后，押韵成了一个规范，语音不同了，因此诗和歌开始分离。个人感觉押韵很多时候的意义不如之前如此强烈。很多时候，为了押韵而牺牲了诗的意而凑单词。

缘聚海湾遥城望，惜夜畅言秉烛谈。
灯火万家湾四围，妙曲一和共遨游。
诗听澳客吟何乐，清酒意境胜于言。
从道人生何其短，君看今时亦胜游。

国内友人应和文欣《海边夜宴》

澳客终怀赤子情，身处海外华夏心；
有酒无言亦妙境，能聚能诗即为家。
无须慨叹人生短，但愿所有沙聚塔，
有朝一日迎海归，芳菲自在终须夸。

[游记]

看尽野生大象：游博茨瓦纳乔贝（Chobe）国家公园

杨耘

2011. 10

乔贝（Chobe）国家公园位于博茨瓦纳北部，赞比河的主要支流乔贝河两岸。非洲大象是乔贝国家公园最重要的角色，它们或成群结队觅食，或独自在河边悠游。游客在这里寻找非洲大象，得来全不费功夫。它们数量多也就罢了，还长得粗壮，想隐蔽都难。动物学家告诉我们，非洲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在远古时代，也只有恐龙能与之相媲美。非洲大象在很多方面与人类都非常相似，比如它们喜欢躺下来睡（据说亚洲大象是站着睡），直至 24—26 岁才停止长个头，婚配年龄在 12—15 岁左右，怀孕要长达 1 年半到 2 年，寿命可以长达 60—100 岁。像人类一样，它们喜欢群居，活动有比较固定的路线和范围。外出觅食时，大象群会排成长长的队伍，将幼象夹在中间；大象有非常灵敏的嗅觉，智商也不低，倘若不是因为它体积过于庞大，人类的宠物或许不是狗，而是大象了。

乔贝国家公园是博茨瓦纳政府最早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博茨瓦纳的第二大野生动物保护区，面积约为 11700 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一海南岛的面积，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无围栏的公园。早在 1931 年，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和吸引旅游者，当时的政府就提出了建立野生动物区的设想。次年，乔贝区周围 24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宣布为不准狩猎区。1933 年，保护区的面积增加到 31600 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海南省的面积。但在 1943 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非洲

采采蝇的危害肆虐这一地区，保护区的计划流产。1967 年博茨瓦纳政府成立后，这一野生动物保护区终于得到了建立，大部分居民逐渐的迁出了保护区，这儿终于成了动物的天堂。

目前，园内生活着许多的野生动物，有大象、河马、狮子、豹、长颈鹿、豺狼、鬣狗、斑马、非洲大羚羊、小羚羊、侏羚、小苇羚、驴羚、黑斑羚、犀牛、野牛、疣猪、鳄鱼等大型野生动物，以及鸵鸟、鹰、秃鹫、鹳、翠鸟等超过 400 种以上的各种鸟类生活在这一地区。最为壮观的莫过于这儿的大象群，由于多年来博茨瓦纳政府注意保护野生动物、打击偷猎，在非洲大地上没有天敌的大象繁衍极快，从 1900 年的数千只大象，到现在，估计在这一地区约有 120000 只大象，并以每年 7% 数量在递增。当你看到数以万计的大象在广大的草原上漫游时，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笔者于 2010 年四月利用去南非开普敦（Cape Town）开会之前游历了南部非洲五个国家，包括乔贝国家公园一日游（从



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大瀑布镇出发)。上午坐敞篷越野车在陆地上寻找野生动物，大象自然是常客（见相片），它们和我近至咫尺。下午是水路，直通博茨瓦纳地图上的象鼻子区域。是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及纳米比亚四国的交界区。看到鳄鱼和河马蓄势待发的对峙了吗（见相片）？看到静谧美仑美奂的蓝天、白云和碧水了吗（见相片）？



小小渔村 天堂模样

骆英

2011.3.17

Metung Village 是墨尔本东部的一个村庄，以休闲度假钓鱼抓蟹小有闻名。姑且称之为小渔村了，倒也名符其实。

村子是一个狭长的半岛。车子临近，一直就沿着海边跑，十分钟左右似乎快到尽头了，度假屋管理中心出现在眼前。静悄悄无人，邮箱上放着一串钥匙，我们取了原路折回，五分钟后有岔路口带我们穿过小岛，停在了村子的那一边，一幢洋红色小楼半遮半掩依山旁海，我们尚未下车，目光已应接不暇，游弋于山水之间，先饱览什么好呢？

“安居方能乐业”，首先进屋应属理性选择。我们沿木阶而上，早已看见梯下墙上卡通的“Welcome”了，生动的一幕迎宾。踏上露台，满目海水晚霞，三两只游艇，四五个钓鱼人，映衬在晚晴的天幕下，脚步怎么还能移得动呢。瞥见露台上的藤桌藤椅，还有搁脚的藤方凳，暗自寻思，明早可要早早坐在这里，吸山水之灵气，沐晨曦之霞光，好好陶醉一番。

这是一幢尖顶的英式小楼，设施齐备，用品一应俱全，同行的两家人很快操持出了一桌饭菜，香气扑鼻，笑语连连，很多关于家乡的故事汩汩滔滔。扑克牌也招摇地摆在了案头，短短的假期有了一个美妙的开端。

真是应验了那句古诗，“梦里不知身是客”。酣甜一觉，清晨尚未睁眼就隐约听到了鸟鸣，三两声不喧杂，似乎只是几只看错了时间的鸟儿赶了个早儿。屋子里开始有动静了，有人在烧稀饭，也有人在热牛奶，拌沙拉。我推开一扇窗，伏在枕头上已嗅到朝露的清新。让他们先去钓鱼吧，我想独自享用那个有藤椅的露台。

当然要先花点时间收拾一下这两天属于我们的屋子，干干净净让我觉得很满意自己就是她的主人。然后泡一杯武夷岩茶，端到露台上，把自己放松在藤椅里，翘起脚仰起头和树梢对视，宽宽的叶子和我挥挥手，天空蓝蓝的，不是很敞亮，但是很有深意，简直不像是真的。很担心自己怀疑的眼眸会被她们读懂，多么惭愧，于是扭过头去看看海。

门口一条小路连着沙滩，几丛红艳艳的花朵开在门的一边，我想主人的设计是多么精巧，让天海之间多了一份艳丽，少了些许单调。还有我的茶，深深的红，清透醇香。想那茶，放在福建的某棵老树下，农人品起来，功夫可是老道劲香飘日暮，而今天放在了南半球的海边藤桌上，我托着她，怎么觉得可是在于英式红茶比肩呢，再续一杯，茶的颜色明朗了许多，就像有太阳升起的天空，亮敞起来。

不忙去钓鱼，我的擅长是吃鱼。我的内心因为有了这一份自我了解而变得踏实。

我要去看看更远更阔更风情万种的海水，还要去买香槟，有鱼有香槟的生活才会完美。

往楼下走，几条小壁虎在旁边草丛里出没，见尾不见首的。这个世界，神马真多啊。我们彼此敬畏。刚走到路边就看见海滩上一个别致的母亲正在进行一场别具一格的训练，小孩子只穿着纸尿裤在沙滩上练习爬行呢，胖嘟嘟光溜溜反复爬来爬去，大人孩子都咯咯笑，快乐的感觉比纸尿裤广告还有感染力。我的嘴角也不知不觉挂上了笑意，这时两只宠物狗朝我奔来，率领着他们的女主人，确实如此，因为两位女士只有尾随其后的份儿。主人和狗都在和我打招呼，索性问问她们村子中心在哪里吧。两只手同时扬起来，“那边，走过去十分钟。”距离真不错，去看看有些什么。

沿着海滩走着，海上的世界是天堂的模样。几条游艇在飞驰，也有少数停在海面垂钓。有独自一人脚踏小船来来回回徜徉，寻找合适的垂钓舞台，或享受移动的风景。也有两人笃悠悠齐踏，是一种超乎想象的浪漫。有位先生纹丝不动坐在折叠椅上握着钓鱼竿，似乎是座雕塑，又觉得是行为艺术，诠释着专注。还有一位女士穿着防水衣站在海里，鱼竿上竟拉起了一条大鱼。属于每个人的空间都很博大，远远的小岛有些飘渺，天际线模糊在远远的尽头，层层渲染的天空连着海面浑然一体，每一道颜色都是那么的纯。就连海边的歪脖树都充满了创意，一排排引出各自不同的抽象。如果这真是天堂，那也一定是人造的，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看着看着就置身于小村的中心了，真是热闹，游客和村民分不出彼此，喝着咖啡，吃着披萨，享受着阳光。还有两家小小礼品店，可真是吸引我的目光。斗室里别具匠心地陈列着很多小玩意儿，来自欧洲中东东南亚和中国等，我发现一只手提包上居然镶着一枚开元通宝，真是惺惺相惜，她和我一样，也是漂洋过海来的。当然要买点什么，否则一辈子都会可惜。于是我的手腕上就多了一串小可爱，心情当然更加明媚。走进一个小服装店，来自印度的小裙子很别致哦，套一件在身上吧，更加应了沙滩的景致，还很便宜，正好换季打折，我象是淘了宝贝，喜滋滋的。再走进渔具店，一只大冰箱里都是鱼饵，我吃惊地盯着那些真的虾啊肉啊，琢磨怎么鱼和我吃的一样。店主走上来告诉我什么鱼爱吃什么饭，非常讲究。聊了一通，我听得云里雾里，看来鱼儿比我吃东西讲究，我什么鱼都爱吃，而它们偏食。

码头上各式游艇有的离开，而有的正在到达。我忽然意识到此行的目的，靠近些饶有兴趣欣赏他们的收获，有些冲动，也想到海上去钓鱼，开始想念正在垂钓的友人和家人。

坐在草坪上歇歇脚，混迹于度假的人们，感觉很逍遥。太阳已高高挂在天上，戴上太阳帽和墨镜，很酷的样子原路返回，包里还多了一瓶凉冰冰的香槟。我已打听清楚小超市的营业时间，明天再来取一瓶冰镇干白。来的时候忽略了路的另一边，这时发现有一些风格不同的度假屋坐落在半坡上，有的似乎就搁在树杈上。我开始“梦游”心中的琼楼玉宇，下次来要住这一栋，再以后来要住那一栋。脚下高高低低，提醒我这可是一个渔村，跌一跤“惊醒了美梦”可不值得。索性拎起鞋光脚走向自己的屋去，虽然多么贪恋这个假假的天堂。

什么是真真的现实？坐在屋里还没怎么休息，就听到门外汽车声音传来。一友人大叫，“送鱼回来了，快来看。”可不是吗？一条彩衣，一条鲈鱼，摇头摆尾的，我们欢喜得不行，都摇头摆尾起来。天上掉下两条鱼。赶紧进厨房忙碌起来。

黄昏时分，夕阳斜映，美酒佳肴，庆祝凯旋，度假屋里幸福无比，今天的故事抖落一地。接下来可能没有必要再描述更多了，夜幕中捉回一堆螃蟹，夜宵的档次不低呢。清晨又拾回一桶淡菜，鲜美直接流淌在心里。还小河里还拎起来硕大的鳗鱼。短短的假期，弥足的快乐。其余的精彩留到下一次吧，让我们继续述说小渔村的故事，聊起另一部天堂的传说——想往也是一份美丽（Metung Village-2）

秋游丹山 (Mt Dandenong, Melbourne)

孙晓文

丹山 (The Dandenong Range) 位于墨尔本市区的东面约 34 公里的路程。相对而言，她是在海的北面，人们来这里一般第一要看的她就是，因为她是离市区最近的最高而最美的山，而且可以站在观察台登高望远。

今年四月（初秋），我带父亲访问了她，并且在两处停留，先到了 Silvan Reservoir Park。可惜我没上看水库的观察台，当时不知道，回来后查网才下载了一张旅游图。很多情侣，朋友或家人都来此地访问，可以去爬山，也可以在舒适的幽径里散步，可以在那玩球、飞碟，也可以烤肉野餐等。我爸说，下次带麻将来打。



SkyHigh Mount Dandenong 的最高处海拔 633m，上面有很集中的好景致，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有名的树雕，上面雕有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有名的有袋类动物。它的不远处是一个精致的小房子，里面有卖纪念品的店，还有饮食部，旁边有一个灌木组成的小迷宫。最吸引人的是观察台，在好天可以远眺墨尔本市区，它的下面是一片绿草地，大家可以在上面聊天，野餐。再往里走十来步，过了一小停车场，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巧的花园，里面有一棵愿望树 (wish tree)，然后是小桥，流水，还有不少好看的小花草木。

那天的天气一开始还不错，有太阳，但后来就变得多云，还下了小烟雨，所以从 SkyHigh Mount Dandenong 观察台上看墨尔本市就较困难，模模糊糊



糊的。在厚厚的云后面勉强有一线阳光破雾而出。 在山里开车，可以沿着山路兜风看好景致。到处是参天的大树，水塘遍布，基本上还是碧绿的基调，可是有不少落叶类已开始转成黄色，特别是在 Silvan Reservoir Park 里的树，叶子全黄了。正是[七律]：

叶转金黄季转凉，
南观海浪北观苍。
云勤缭绕丹山碧，
客欲高瞻墨市茫。
伊水柔情仙侣境，
宝山可意鸟儿乡。
深山茂树迎天立，
万壑清秋一线阳。

投稿规则及编辑部声明

投稿要求:

稿件以会员原创文章为主, 适当刊登推荐转载的好文, 但篇幅应有限制。为了扩大作者群体, 使饭后茶余的灵感一闪能够及时转化为可读的作品特别鼓励短小的文章。

- (1) 字数不限;
- (2) 形式不限;
- (3) 内容一般不限;
- (4) 字体以中文为主, 在一定条件下, 英文也可以接受;
- (5) 稿件应以 MS Word 文件形式为主, 以便排版、校对和编辑;
- (6) 在一定条件下, 手写也可以考虑;
- (7) 稿件请以电子邮件形式投致 rainbow@cpca.org.au;
- (8) 所有稿件必须符合 CPCA 有关章程以及遵循澳大利亚法律。

《彩虹》所刊登的任何形式的稿件或文字均由作者自负文责, 并且不代本编辑部或CPCA的观点和立场。本编辑部和CPCA不因任何错误或遗漏而承担任何责任, 并且不提供任何明示、暗示的保证。本编辑部和CPCA不负因本刊物文字而引起的任何直接、间接、附带或衍生的商业利益损失或其它特别损失责任。由此, 本编辑部建议读者在使用有关资料前, 应查证资料的真实、准确性, 或者征询相关独立意见。此外, 本编辑部保留刊登或删除任何认为不恰当或可能引起争议的稿件的权利。编辑部尊重作者的观点、稿件的内容和形式。由于时间有限, 编辑部一般仅对来稿做非常有限的校对和修改(错别字或严重语法错误等)。重大修改必须征得作者的同意或者编辑部提供参考意见、而由作者本人决定是否同意进行修改。转载本刊文章须由作者同意。

Disclaimer: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authors expressed in the CPCA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Rainbow do not necessarily state or reflect those of the CPCA publisher. CPCA does not accept any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errors or omissions, and disclaims all warranties, expressed or implied, and it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or special damage due to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is magazine. CPCA encourages readers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or seek independent advice before relying upon it. The CPCA and the Rainbow editorial committee keep the right publishing or deleting any original articles or those from other sources. The Rainbow editorial committee only provides reference comments on article and any revision should get permission from author.

主编: 庞加研 (jp.shanghai@hotmail.com)
责任编辑: 瞿唯青 (rmawq@hotmail.com)
彩虹网址 <http://www.cPCA.org.au/publication.asp>
